

淮河两岸

清代淮河大码头

□李星涛 文/图



淮河大码头石阶。

古城临淮，南绕群山，北带淮水，东界盱眙，西交怀远，又有津浦铁路横贯其中，水陆交通极为发达，实乃江淮南北之咽喉，镇锁淮水之要地。

临淮在历史上曾数易其名。南齐建武元年和天监六年，北魏两次派兵进犯临淮东城。战斗中，魏军于东城夹淮筑城，居高临下，作为据点，其所筑城池遂命名为“魏城”。不久，“魏城”和“东城”又统称为“钟离城”。隋开皇三年，更名为“濠州”；北宋年间，为镇住喜怒无常的濠水，人们于城内铸三条铁牛，日夜看守濠水，钟离城又随之易名为“三牛城”。洪武元年，朱元璋为纪念自己发轫之地，又重新赐名临淮为濠州城，并大兴土木，再次修建。当时，濠州城外建有大东关、小东关、南关、北关、西关等市。现在的五河县临北老街便隶属于当时的北关市。

北关市在清代有一码头，其遗址是在“淮河干流五河县临北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工程”施工时发现的。它位于五河县临北回族乡淮河北岸，与淮河南岸的凤阳县临淮老街隔河相望，正对临淮街中的古淮河码头。2020年3月—7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五河县文物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发现了沿河砌筑的清代东西向石驳岸，揭露出石阶码头，并发现砖石铺砌的清代街巷道路和数座房址。

石砌码头约修建于康熙时期。码头由路面、石阶和两侧挡墙构成。码头路面有三层，均用砖、石拼砌铺设。路南端在东、西两侧的挡墙之间，以石砌台阶向南通向河面。随着淮水在该处不断侵蚀南岸、淤积北岸的过程，石阶码头自下而上不断被淤埋，岸面也不断抬高。码头延用期间，石阶上的挽船桩位置曾由下向上迁移，码头顶部还向北增置了台阶，路面也被不断垫高。发掘区内发现的房址层层叠叠，经过反复修缮和增建，从清早期一直延续至近现代。房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砖墙房屋，一类是木骨篱墙房屋。从清初至今，房屋地面上升达7米。这一方面说明临北古渡口遗址因地处南北要道、淮河关口处，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连绵不断；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淮水频繁的破坏，导致人们需要反复修缮、重建遭受损毁的房屋。在南北向主道路东侧发现与主路垂直的道路，道路两侧建筑沿路布局，形成街巷。发掘还出土了大量瓷器生活用品和铜钱等遗物，其中完整件和可复原的瓷器达1000余件，出土铜钱等其他遗物600余件。

码头遗址南部近代地层内还出土一座石碑，碑上半部分已残缺不存。残存的碑文透露出该碑是为化解临淮与凤阳两县船行的争端而立，为乾隆十九年之前所作。从碑文首句“记录五次尤”的句式，推测该碑极有可能是乾隆四年至乾隆九年在位的凤阳知府尤世拔所立。碑目前所在层位为清晚期，应是经过迁建。

据《凤阳府志》记载，清乾隆时期，北关市异常繁华，以大码头为中心，北

边看边说

四月的周庄古镇绿意盎然，游人如织，随风飘散的柳絮给井字形状的河面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纵横交错河道上的游船与临河明清民居交相辉映，一幅水乡风情画卷徐徐舒展在眼前。

周庄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著名画家吴冠中称：“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水乡之美”。在周庄中市街有一栋“三毛茶楼”，台湾女作家三毛和周庄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掩藏在这栋二层小楼里，34年前的4月13日，台湾作家三毛悄悄来到了她梦里的水乡古镇游览便与周庄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庄的“三毛茶楼”远近闻名，4月13日，我慕名追寻当年三毛的足迹来到了周庄，下榻周庄的“银子浜”古客栈就位于古镇内，客栈门前清澈的小河就叫“银子浜”，相传是江南巨富沈万三藏银子的地方。到达周庄是早晨八点多钟，我放下行李顾不上欣赏水乡迷人的景致，就兴冲冲地寻访“三毛茶楼”而来。“三毛茶楼”显得十分清静，走进茶楼一位老者笑容可掬和我打招呼，只见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他就是茶楼的主人，本土著名作家张寄寒。茶楼分

似曾相识燕归来

□彭道德

上下二层，古铜色花格玻璃门窗，四方桌子把茶室装扮得古朴典雅，青花瓷茶具整齐摆放在茶盘中静候着远方的客人。二楼的墙壁挂满了三毛在周庄等大幅照片，茶楼内陈列着三毛写给楼主的书信、三毛的书籍、游客留言簿。墙上的三毛默默注视着每一位游客，目光是那么的亲切和温暖。

1989年4月13日，江南春雨霏霏，那天，台湾作家三毛在《苏州日报》记者陪同下悄悄来到周庄游览，黄昏时分，三毛恋恋不舍和梦里的水乡告别。她说：“贵地景色人情风采、世界一流，请一定爱护家园，保持特有风格和品味”。一个星期后，张寄寒获悉三毛来周庄消息，他就追寻着三毛在古镇足迹写了一篇散文《三毛在周庄》，先后在国内两家报纸和香港《中国旅游》杂志上发表。不久，来周庄旅游的台北青年陈达真巧遇张寄寒，原来他是三毛的邻居和朋友。热心的陈达真给张寄寒留下台湾《皇冠》杂志社的地址，让他把发表的文章复印件寄给《皇冠》杂志社转交给三毛。一向崇拜三毛作品的张寄寒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素不相识的台湾女作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自荐信和发表的

作品一起寄往台北。一个月后，张寄寒用颤抖的双手拆开了三毛的第一封来信：“下回，我再来，我去找你。烦你替我找个小客栈，想住上几天再走，让我静静的，在你的故里，在大街小巷，走个够。周庄和美食，世界一流。真好，周庄有你在，你的来信真好……”

三毛对周庄的无限向往深深感染了张寄寒，他接连发出第二、第三封诚挚的邀请，他在周庄痴情地从夏天盼到秋天，又从秋天盼到了冬天，他热切地盼着三毛能一天来周庄，却盼到她不幸去世的噩耗。“难道你不想看一看让你魂牵梦萦的周庄？难道不想开怀大吃大闸蟹？难道你不想在我的故里静静地看个够？难道你不想去居民家吃阿婆茶……”他唠叨着、回忆着，写下了《我和三毛书信交往》怀念文章，不久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每年的油菜花盛开、大闸蟹上市的时候，张寄寒都会触景生情饱蘸笔墨抒发对三毛的无限怀念之情。1994年6月4日，张寄寒毅然办理了辞职手续在周庄开了一座“三毛茶楼”，来周庄游览的海内外游客纷纷慕名参观品茶、阅读作品、寻觅三毛在水乡短暂足迹，倾诉对三毛怀念和

敬仰。时光匆匆，29个春夏秋冬，海内外游客在“三毛茶楼”留言600多万条。今年已是82岁高龄的张寄寒每天和老伴起早贪黑在茶楼打理，生意平淡忙中有乐，古稀老人把对三毛的无限怀念全部倾注在这栋小茶楼里了。他操一口吴依软语满怀深情地说：“我虽然没有见到三毛，这并不重要了，三毛茶楼就是她的化身，周庄永远怀念她。”

似曾相识燕归来。水乡古镇周庄是三毛生前魂牵梦萦的水乡，现在天堂里的她也会思念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位游客欣然写道：“在三毛茶楼，我们只是行色匆匆的过客。只有一个人，她永远地留了下来，那就是三毛。三毛留在了这座木楼的墙壁上，留在了这座木楼的空气里，留在了浓浓的茶水中，留在了人们的话题中。三毛成了水乡的一道风景，几十年、几百年……将像水乡古镇一样悲壮而美丽。”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短暂的寻找结束了，深情悠扬的歌声又从那幢古朴典雅茶楼飘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被歌声浸染的水乡古镇更富有诗情和画意。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风土人情

龙子湖边土锅香

□夜凉如水

周末在外就餐，餐后时间尚早，加之饭店在城市东面，遂往龙子湖边漫步。

刚进五月，不冷不热的天气，华灯掩映晚风徐徐，正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

行至迎湖路育人街附近，周边骤然喧闹了起来。一座汉唐韵味的牌楼矗立在育人街口，牌楼上“蚌山区龙湖新村大别山风味土锅街”的招牌醒目，红红的穗子像旧时的酒幌。牌楼两边，大别山土锅、天堂寨土锅、红日土锅、金寨土锅王，一家家店铺灯火通明。餐馆里人头攒动，餐馆外的人行道上也整齐摆放了餐桌。鸡鸭牛羊、三鲜兔肉，各式土锅热气腾腾。人们围坐餐桌边高谈畅饮，空气中都弥漫着食物的浓香。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2000年夏天，经朋友推荐，第一次到龙湖土锅街吃土锅，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只是那时的餐馆比现在密集，吃饭的人也比现在多很多。

因为时间久远，那晚吃的什么大都忘记了，唯独对兔肉土锅印象深刻。质地细嫩的兔肉，配上干张结、莴笋条，烧制成浓辣的口味，一口下去，唇齿生香。即使辣得嘴巴通红、不时吸气，也舍不得停下筷子，最后连汤汁都浇米饭或泡面饼吃掉，不忍浪费。

听餐馆老板介绍，这一片本是金光钢厂家属区。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光钢厂从大别山深处搬迁到蚌埠东郊。后企业改制，职工下岗后自谋生计，在家乡吊锅的基础上，开发出大别山土

锅。纯正的山野食材，独特的烧制方法，吸引食客纷至沓来，于是这土锅店也一家家开了起来，渐渐成了气候。

个人觉得土锅风靡有三个因素：一是原料纯正。来自大别山土生土长的鸡鸭猪羊比大棚圈养的肉质鲜美。二是土锅烧制，文火慢炖，更加入味。加上用母鸡、鲜排骨熬成的底汤，佐以时令蔬菜，滋味愈加香浓。三是这种街边的就餐方式，比大酒店的正襟危坐更加随性、惬意。

之后那几年，龙湖土锅街成为我们主要的聚餐点。三五个好友，两三个土锅，再点几个凉菜，足矣。盛夏时分，热腾腾的土锅、冰冰凉凉的啤酒，一边大汗淋漓一边大快朵颐，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土锅解决不了的。隆冬季节，各家在店外搭设棚子，半透明的塑料布挡住了呼啸寒风，留下了满室馨香。而从外边往里看，雾气中那一桌桌美食愈加诱人。

只是不知从何时起，龙湖土锅街渐渐萧条，往日勾肩搭背形影不离的好友，也因为工作、家庭的原因，联系减少。每每相聚，提及龙湖土锅街的那段时光，又是怀念又是感慨。

今日又见土锅街人声鼎沸、熙熙攘攘，那些相聚的画面、那些年轻的面庞也随之浮现脑海。是呀，正如土锅街新建地标“龙湖土锅街记”中的一句话，“烟火人间，风味长存”，让人难以忘怀的，不仅是土锅街独特的大别山山野风味，更因为她承载了烟火人间的一段过往，寄托了逝去时光中的一份情怀。



高峡平湖 日出东方 付强 摄